

中国 语言学史

林焘 主编



语文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中国 语音学史

林焘 主编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语音学史/林焘著.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 - 7 - 80241 - 127 - 2

I. 中… II. 林… III. 语音—汉语史 IV. H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6993 号

~~~~~

中国语音学史

林 焕 主编

责任编辑: 南保顺 整体设计: 李建章

*

语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100010 北京朝阳门南小街 51 号

E-mail: ywp@ywcbs.com

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 插页 16 开本 42.5 印张 653 千字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8.00 元

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序

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语音学史实际上只是一部传统音韵学的历史。从东汉末开始懂得反切的道理直到清末的一千七百年，传统音韵学取得了十分辉煌的成就，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一株灿烂的奇葩。当时研究音韵学，或是为了认读字音，或是为了读通古籍，或是为了便于诗词曲的创作，甚至只是为了弘扬佛法，研究的对象主要也只局限于汉字的字音，从研究目的看，可以说只是一种辅助性的学问。到了二十世纪初，西方语音学理论和方法传入中国，才摆脱汉字的羁绊，开始从揭示汉语的语音特性入手研究汉语语音。一百年来经过两三代学者的艰苦努力，到二十世纪末，已经建立起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语音学。音韵学也从以研究汉字字音为主转变为研究汉语语音的发展规律。这是中国语音学史上最重要的一次转折。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很有必要回顾一下一千八百年来传统音韵学的发展历程以及二十世纪向现代语音学转变的因由和成就，总结过去，展望未来，对今后中国语音学的发展方向无疑是有重要参考价值的。

这本《中国语音学史》根据中国语音学的历史发展轨迹为线索，综合各家论述，大致描绘出一千八百年来中国语音学发展的基本面貌。全书共十章，第一章“概述”部分由我执笔，其他按时间顺序分九章论述中国语音学史上各时期的重要成就，分别由六位作者执笔。全书最后由我审读修订。各章的风格和详略并不求统一，论点也并不强求一致，这样也许更有助于读者对比思考。

着手编写这部专史已是七年以前的事了。1997年初，语文出版社原社长高文元和副总编顾士熙两君来访，希望我能主持编写一部中国语音学史，并希望能用一年多的时间编出来，作为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的献礼。他们两位都是六十年代初北大中文系的毕业生，对母校有如此深厚的感情，很让我感动，但当时我已经早过古稀之

年，无论是从年龄还是从学识看，都很难当此重任。本想推荐唐作藩、何九盈两兄，他们可能是更合适的人选，但他们两位当时为了完成老师的遗愿，正全力以赴地为《王力古汉语字典》定稿，不可能麻烦他们再接受这项任务。经他们建议，采取了目前这种集体编写的方式，参加编写的作者中有好几位当时都是北大中文系的青年教师和博士研究生，也都是他们推荐的。如果没有他们两位的大力支持和协助筹划，我是不可能承担起这项编写任务的。

按照原定计划，全书应该在 1998 年初完稿付印，大部分作者都按时完成，但也有作者由于种种原因把这项工作拖延了下来。这本书的编写历经这么长的时间，远非始料所能及，对当年能够按时交稿的作者和语文出版社，我只能表示深切的歉意。全书虽是集体创作，但最后由我审读修订，存在的缺点和错误，应该由我一个人负责。

林 煦

2004 年 1 月于北京大学燕南园



目 录

序	林焘 (1)
第一章 概述	(1)
一、从反切到四声	(1)
二、韵书的锋出和《切韵》	(7)
三、创自佛门的三十六字母	(13)
四、从《广韵》到平水韵	(18)
五、韵图的兴起	(22)
六、元代韵书的革新和《中原音韵》	(27)
七、明代的沉寂和新探索	(33)
八、清代古音研究的辉煌	(38)
九、走上现代化道路的重大转折	(45)
十、开始融入国际语音学大潮流	(50)
第二章 从反切到《切韵》	(56)
一、反切的产生和应用	(56)
二、四声的发现	(62)
三、韵书的产生	(68)
四、《切韵》的成书与修订	(73)
五、《切韵》的内容和体例	(77)
六、《切韵》音系的性质	(85)
七、《切韵》的价值	(88)
八、《广韵》之后《切韵》系韵书的发展	(91)

第三章 等韵学的产生和发展	(98)
一、等韵学的性质及其产生背景	(98)
二、早期字母的流变	(101)
1. 字母系统的萌芽	(101)
2. 三十字母	(102)
3. 三十六字母	(103)
三、早期的等韵图：《韵镜》和《通志·七音略》	(107)
1. 以四十三转归纳韵系	(108)
2. 以七音、清浊分析声母	(111)
3. 以开合、四等区分韵类	(113)
四、等韵图的发展	(115)
1. 《切韵指掌图》	(116)
2. 《四声等子》	(117)
3. 《切韵指南》	(119)
4. 《七音韵》和《切韵法》	(120)
5. 等韵化的韵书	(121)
五、宋元等韵图的门法	(122)
第四章 《中原音韵》和近代北音学	(127)
一、近代北音学产生和发展的背景	(127)
二、《中原音韵》时代的韵书改革思潮	(130)
三、《中原音韵》的音系	(137)
1. 《中原音韵》韵谱是从现实口语中分析归纳出来的	(137)
2. 《中原音韵》的声母系统	(138)
3. 《中原音韵》的韵母系统	(140)
4. 《中原音韵》的声调系统	(142)
四、《中州乐府音韵类编》和《中原雅音》	(143)
1. 卓从之的《中州乐府音韵类编》	(143)
2. 无名氏的《中原雅音》	(144)
五、元代至明初的其他北音韵书	(146)

1. 《蒙古字韵》	(147)	目 录
2. 《古今韵会举要》	(147)	
3. 《洪武正韵》	(148)	
4. 《韵略易通》	(149)	
六、明清时期记录北京音系的韵书和韵图	(150)	
1. 《等韵图经》和《合并字学集韵》	(150)	
2. 《李氏音鉴》	(154)	
3. 《音韵逢源》	(154)	
4. 《拙庵韵悟》	(155)	
七、《五方元音》和它影响下的韵书韵图	(157)	
1. 《五方元音》(附《元韵谱》)	(157)	
2. 《三教经书文字根本》和《谐声韵学》	(160)	
3. 《黄钟通韵》	(161)	
4. 《本韵一得》	(162)	
5. 《等韵精要》	(163)	
6. 《音韵六书指南》	(163)	
7. 徐氏《切韵指南》	(163)	
八、河南、山东、江淮地区的时音著作	(164)	
1. 河南的《青郊杂著》和《交泰韵》	(164)	
2. 山东地区的几种韵书韵图	(167)	
3. 江淮方言的几种韵图	(169)	
九、其他几种较有影响的北音著作	(173)	
1. 《切韵声原》	(173)	
2. 《等音》	(173)	
3. 《声位》	(174)	
第五章 明清时期的等韵学和今音学	(177)	
一、明清时期音韵学的发展概况	(177)	
二、明清等韵学对音节构成单位的分析描写	(180)	
1. 音节的切分	(181)	
2. 声母的分析描写	(183)	3

3. 介音（韵头）的分析描写	(188)
4. 韵尾的分析描写	(192)
5. 韵腹的分析描写	(195)
6. 声调的描写	(198)
三、明清韵书韵图的体例与音系的记录	(200)
1. 韵书韵图体例的改进	(200)
2. 等韵音系记录的广泛性	(205)
四、明清时期的今音学	(211)
1. 关于平水韵音系的研究	(211)
2. 关于《广韵》音系的研究	(212)
 第六章 清代古音研究	(220)
一、清代古音研究的渊源	(220)
二、清人研究古音的目的和方法	(225)
三、从顾炎武到江有诰的古音研究	(231)
1. 顾炎武的古音研究	(231)
2. 江永的古音研究	(239)
3. 段玉裁的古音研究	(245)
4. 戴震的古音研究	(254)
5. 钱大昕的古音研究	(262)
6. 孔广森的古音研究	(268)
7. 王念孙的古音研究	(274)
8. 江有诰的古音研究	(278)
四、清代古音研究的余韵	(287)
1. 章炳麟的古音研究	(287)
2. 黄侃的古音研究	(292)
3. 曾运乾的古音研究	(297)
五、清人研究古音的贡献和局限	(299)
 第七章 古代语音的拟测	(307)
一、古代语音拟测的时代文化背景	(307)

	目 录
二、早期拟音简介	(309)
三、拟音的根据及方法	(313)
四、高本汉对古音拟测的贡献	(318)
五、中古音的拟测	(328)
1. 赵元任的中古音拟测	(329)
2. 罗常培的中古音拟测	(330)
3. 陆志韦的中古音拟测	(332)
4. 王静如的中古音拟测	(337)
5. 董同龢的中古音拟测	(339)
6. 周法高的中古音拟测	(343)
7. 李荣的中古音拟测	(347)
8. 李方桂的中古音拟测	(351)
六、上古音的拟测	(353)
1. 林语堂的上古音拟测	(353)
2. 李方桂的上古音拟测	(355)
3. 董同龢的上古音拟测	(362)
4. 陆志韦的上古音拟测	(366)
5. 严学容、周法高的上古音拟测	(369)
七、近代音的拟测	(372)
1. 罗常培的近代音拟测	(373)
2. 赵荫棠的近代音拟测	(373)
3. 陆志韦的近代音拟测	(377)
4. 董同龢、杨耐思等的近代音拟测	(381)
八、王力的古音拟测	(385)
1. 王力早期拟测成果简介	(386)
2. 《汉语史稿》中的古代语音拟测	(387)
3. 《汉语语音史》古音拟测的特色	(396)
九、古音拟测的贡献和局限	(407)
第八章 从切音字到《汉语拼音方案》	(414)
一、时代文化背景	(414)

1. 近百年来的语文改革运动	(414)
2. 汉语拼音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416)
3. 汉语拼音史的研究	(417)
二、西洋人的汉语译音和教会罗马字	(418)
1. 利玛窦、金尼阁的汉语译音	(418)
2. 方言教会罗马字	(420)
3. 威妥玛式和邮政式	(421)
三、切音字	(424)
1. 切音字运动概说	(424)
2. 卢戆章和他的切音字方案	(426)
3. 王照和他的《官话合声字母》	(428)
4. 劳乃宣和他的《增订合声简字谱》	(428)
5. 朱文熊、刘孟扬的拉丁字母式方案	(429)
四、注音字母	(434)
1. 注音字母的制订	(434)
2. 注音字母的公布与修正	(435)
3. 注音字母的分析	(439)
五、国语罗马字	(441)
1. 国语罗马字运动的兴起	(441)
2. 国语罗马字的研究	(442)
3. 国语罗马字方案的制订和公布	(444)
4. 国语罗马字的分析	(447)
5. 国语罗马字的修订	(448)
六、拉丁化新文字	(451)
1. 拉丁化新文字的拟订	(451)
2. 拉丁化新文字在国内的传播	(452)
3. 拉丁化新文字的分析	(455)
4. 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的论争	(459)
七、《汉语拼音方案》	(463)
1. 为什么要制订《汉语拼音方案》	(463)
2. 《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过程	(464)
3. 汉语拼音的三原则	(480)

		目
4. 音节拼写法的设计	(481)	录
5. 汉语拼音正词法研究	(484)	
6. 汉语拼音的应用	(488)	
7. 《汉语拼音方案》成为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	(490)	
8. 汉语拼音化的研究	(492)	
第九章 汉语音系学的形成与发展	(497)	
一、汉语音系学研究的独特道路	(497)	
1. 西方音系学理论的兴起	(497)	
2. 从传统音韵学到汉语音系学	(498)	
3. 音位的相对性	(501)	
4. 音节中心观念与音节的层次	(506)	
5. 调位的确立	(513)	
二、普通话音位研究	(516)	
1. 普通话辅音音位研究	(516)	
2. 普通话元音音位研究	(519)	
3. 普通话儿化韵分析	(523)	
4. 普通话区别性特征分析	(525)	
5. 普通话语音变异研究	(529)	
三、汉语连读变调与语调研究	(533)	
四、汉语本音与变音分析	(539)	
五、汉语音系研究的新发展	(546)	
1. 对非线性的认识：基本形式和派生形式	(548)	
2. 对声调的再认识	(549)	
3. 连读变调研究的深化	(557)	
4. 字调与词调	(561)	
5. 节律研究	(564)	
6. 语调研究	(578)	
7. 优选论与汉语音系学	(579)	

第十章 现代语音学在中国的兴起	(596)
一、现代语音学在中国的起步	(596)
1. 实验语音学的产生	(596)
2. 实验语音学传入中国	(597)
3. 初期成就	(597)
二、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兴起	(602)
1. 语音实验室的建立	(602)
2. 三十年代的主要成就	(603)
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恢复	(610)
1. 语音实验室的恢复	(610)
2. 五六十年代的主要成就	(611)
四、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发展	(613)
1. 实验语音学研究的恢复	(613)
2. 元音研究	(614)
3. 辅音研究	(617)
4. 声调和连读变调的研究	(620)
5. 轻重音研究	(624)
6. 时长研究	(627)
7. 音联研究	(628)
8. 语调研究	(629)
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深入	(632)
1. 研究重点的转移	(632)
2. 音段协同发音研究	(632)
3. 声调研究的新发展	(633)
4. 语句重音和时长分布的研究	(635)
5. 语调研究的深入	(637)
6. 韵律特征与句法结构关系的研究	(640)
六、语音学与其他学科的结合	(641)
1. 与自然科学的结合	(641)
2. 与语言学其他分支学科的结合	(642)
3. 少数民族语言的语音学研究	(645)

七、新世纪的中国语音学	(646)	目 录
1. 韵律结构研究	(646)	
2. 语调研究	(648)	
3. 语词和语句层面的轻重音研究	(650)	
八、结语	(655)	
后记	唐作藩 (665)	

第一章 概 述

两千年来，中国文化一直是在和外国文化冲撞融合的过程中不断发展的。最重要的有两次：一次是两千年前佛教文化的输入，另一次是近百年来西方文化的输入。这两次的冲撞和融合都对中国语音学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第一次促进了中国语音学的形成，并长期影响着中国语音学发展的方向；第二次促使中国语音学摆脱传统羁绊，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一、从反切到四声

自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家著作被尊为经典，无论官学和私学，都以讲授儒家经典为主，有汉一代，经学大师层出不穷。当时传授经学，“训诂句读皆由口授，非若后世之书，音训备具，可视简而诵也。”（皮锡瑞《经学历史》131页，中华书局，1959）口授经书，最不能马虎的是音读。宋儒一般都轻视汉儒注疏，但朱熹有较持平的见解，他在《语孟集义序》中说：“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朱文公文集》卷75）朱熹把“正音读”放在了“汉魏诸儒”功劳的第一位，如果连字音都读不对，怎么能算是通经呢？尤其是在汉代以口授为主的时期，正音读就更加显得重要。

正音读最直接的办法是直音，用同音字说明该读什么音；找不到同音字，就用“读若”“读如”的办法，找一个声音相近的字，至于声音怎样相近，是很难说清的，只能在口授时直接领会。直音和读若等注音方法的出现，说明古代学者开始重视语音现象，但还谈不上是语音研究。到东汉末年，出现了用“反切”注音的方法，懂得把字

音分解开，才孕育出中国语音学的萌芽。

《颜氏家训·音辞篇》：“孙叔然创《尔雅音义》，是汉末人独知反语，至于魏世，此事大行。”颜之推只是根据孙炎（字叔然）《尔雅音义》中用了反切证明汉末已有反切，并没有说反切一定是孙炎发明的；但是《经典释文·序录》中说“孙炎始为反语，魏朝以降渐繁”，陆德明比颜之推小十几岁，两人常有学术交往，他说的这两句话行文和上引颜文十分相似，但把反切的发明权完全落实到孙炎身上，显然是不正确的。清儒和章炳麟都曾经指出，比孙炎略早的服虔、应劭在注《汉书》时就已经用了反切（见章炳麟《国故论衡·音理篇》）。孙炎是郑玄的再传弟子，当时被尊为东州大儒，除《尔雅》外，还注释过《周易》《毛诗》《春秋三传》等多种经书（见《三国志·魏书·王肃传》），都没有流传下来，他在注释这些经书时是否也用了反切，已不可考。孙炎虽然不是反切的发明人，但像他这样的“大儒”能够多次使用反切注音，无疑对反切的流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至于反切究竟是不是一个人发明的，今天已经很难考证清楚，但产生于东汉末年，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和当时佛教传入中国这样的文化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西汉末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时，主要只是一些西域僧人来中国弘扬佛法，在宫廷和贵族间流行，很少有从事佛经翻译的。到了东汉末年，佛教在中国已经扎下根，并且得到很大的发展，佛教的影响已经从宫廷和贵族扩大到民间，这时期大量的佛经介绍到中国，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翻译佛经的高潮。当时有大批的古印度和西域僧人来到中国，以洛阳为中心，译出了大量的佛教经典，译经所根据的并不全是梵文，其中有不少是西域当地的语言。这些外国僧人来中国后都要学习汉语，有的还相当精通，桓帝建和元年（147）到洛阳的大月氏僧人支谶和第二年到洛阳的安息僧人安世高都是当时的高僧，也是对后世有很大影响的佛经翻译家。支谶译出大乘佛经多部，安世高译出小乘佛经多部，他们在译经时，一般都有汉族的佛教信徒协助，最著名的是汉族第一个僧人严佛调，他通晓梵文，协助过支谶和安世高，还曾经和安息僧人安玄合译《法镜经》。有的佛经甚至是三人合作翻译的，如《道行经》就是由印度僧人竺佛朔宣读梵文、支谶译成汉语、汉族洛阳人孟元士和张少安笔录下来的（见任继愈《中国

佛教史》上卷 148—199 页，又见支谶译《般若道行品经·后记》)。在翻译过程中，外来僧人自然会和参与翻译的汉族人一起切磋译法，这实际上就是在进行汉外语言对比研究。

大量的佛经翻译使汉族人有机会比较深入地了解梵语和其他一些西域语言，汉语也第一次和外来语有了较全面的接触和比较。《世说新语·政事》：“王丞相（导）拜扬州，宾客数百人，并加露接，人人有说色……因过胡人前，弹指云：‘兰阇，兰阇’，群胡同笑，四座并欢。”陈寅恪认为“兰阇”可能是梵语 ranj 的音译，有“欢悦”意（转引自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118 页，中华书局，1981）。王导贵为丞相，也学说梵语，可见东晋初期梵语的影响就已经超出佛教徒的范围，在一般社会上也有了一定的影响。尤为重要的是，在翻译的佛经中出现的大量音译词和梵汉直接对音的咒语这时已经相当流行，这些外来音的引入使汉族人接触到和汉语完全不同的种种语音现象，认识到语音存在着对比关系，对中国语音学的发展显然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沈括《梦溪笔谈》中说：“切韵之学，本出于西域。汉人训字，止曰读如某字，未用反语。”（卷 15）稍后郑樵《通志·七音略》和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都有类似的说法，可见宋代人很清楚反切的发明和西域有密切的关系。到了清代，一些经学家对此持反对的态度，戴震批评郑樵、沈括“论古疏漏，惑于释氏一二翦劣之徒，……据其言以为言”（《戴震文集》卷 4），钱大昕在讨论双声叠韵时认为：“天下之口相似，古今之口亦相似也，岂古昔圣贤犹昧于兹，直待梵夹西来，方启千古之长夜哉！”（《潜研堂文集》卷 25）他们都没有提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来，这些话显然只不过是当时重华轻夷思想的一种表露而已，确实，如果没有“梵夹西来”，反切迟早也能够出现，“古昔圣贤”是能够根据汉语中双声叠韵和“不可为叵”“之乎为诸”之类的语音现象悟出反切的道理的，但是应该承认，汉末大批西域僧人来华，翻译了大量的佛经，汉族人从佛经的翻译中第一次接触到拼音的方法，从而悟出汉字的字音可以进一步分解，是反切能够在汉末就产生的主要原因。

反切初起时被称为“反语”，它的作用也不仅限于给汉字注音，还可以用来作一种类似文字游戏的活动，那就是用反切的方法反复相